

真理 是朴素的

王京生◆著

作家出版社

真理是朴素的

王京生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理是朴素的 / 王京生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063-6805-6

I. ①真…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2422 号

真理是朴素的

作 者: 王京生

统 筹: 扈文建

责任编辑: 罗静文

装帧设计: 鸿毅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5 × 235

字 数: 180 千

印 张: 28.5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6805-6

定 价: 6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新版序：为朴素拍个手！

南方朔

深圳、香港、上海、台北有个四城市文化论坛的组织，一年一会，至今已超过十年。

这四个城市各有特色，可算是相当异质。有一年的会议主题是“城市的传统”，各城市并就主题各提供一段纪录影片。由纪录片即显示了各城市自我认知的差异。香港文化人有极高的国际化水准，但九七后香港显然出现了认同危机。它的纪录片还有强烈的后现代犬儒风格。台北则是传统复杂，但近年的台湾却少了鲜明的自我定位，遂只能将它的复杂传统对文化生活的影响，以平实的方式呈现；它很亲切宜人，但换个角度言，它在平实中却也予人欠缺了某种精神性的平庸之感。而至于上海，它成了中国的头号样板都市，遂难免多少有点自大浮

夸。最独特的乃是深圳，它历史传统短浅，没有什么可以自吹自擂的成分，只能表现它很平常的生活方式，有小小的自傲，有平凡的上进。这个没什么传统的移民城市，因为没有传统的负担，反而轻松自在，步履也才走得更快。那次谈传统的会议，其他城市在那里侃侃而谈，深圳的朋友反而是怯怯的有点过分的谦卑。我就指出，传统的重量有时反而是负担，深圳的幸运可能就是它少了许多有传统就会有的壮烈、悲怆、缅怀、做作与守旧。这反而使深圳多出了平淡、务实、切事、上进的风格。

我近年读书，愈来愈有一种独特的认知。我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少数几个生长点，它不可能是中心城市，因为中心城市有太多力量会相互抵消；也不可能太过偏僻，各种力量都不足；一定要地点适宜，才可人文荟萃。我这个观念是来自近年读启蒙运动的启发。

近代人类最大的成就乃是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和工业革命。而带动这波发展的不是欧洲既有的那

些中心都市，而是相当边陲落后的苏格兰。苏格兰在文艺复兴时还是极落后的地区，但从18世纪起却快速发展，成了带动变化的新中心。我的理解是：

（一）苏格兰人重视识字及阅读，并养成对知识充满好奇心的欲望。苏格兰的不同从阅读开始。

（二）我们研究苏格兰的启蒙，当可发现它那时的哲学、神学、文学都有一个最大的特色，那就是朴素。朴素是知识不离开常识，有一种经验的整体性特质。如果我们回头去读启蒙时代的主要著作，就会发现他们谈问题比较实在，没有东拉西扯的玄学腔，也不太会咬文嚼字，甚至那时的文学也很朴实。易言之，就是那个时代的风格已符合了理性及科学的原理原则，没有虚骄的色彩。这种切事的理性态度，自然而然地符合了后来所谓的“现代性”。难怪启蒙时代令各类知识会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也突飞猛进了。

正因对理性启蒙那个时代极为尊敬，所以我对那个时代的朴素风格遂很喜欢。朴素是一种单纯，

单纯的讲理，单纯的上进，正因单纯，才不会浮夸，也才会务实，也才会进步。中国若要进步，就必须发扬朴素的力量。我一向认为，将来的中国南方一定会在中国的发展上扮演重要角色，我对深圳即有这样的期待。

因此，当读到王京生这本《真理是朴素的》时，我的感觉其实是相当惊讶的。

（一）近年来，欧风美雨已影响到全体华人世界，人们写文章已出现一种新文艺腔，文辞华丽，文意闪烁，他们宣称是文化多元主义，其实却是用来掩饰他们的人生缺乏了热情、信念与努力的目标。美国当代主要思想家雅可比（Russell Jacoby）在他那本著作《乌托邦和近视症》里就举了好几个例子说，当今的人只会夸夸而言，其实却连一篇可读的文章都写不出来。这种现象在中国亦然。而王京生先生的这本著作却没有那种晦涩的文艺腔，它抒情平顺，在平顺中自有块垒，那是一种朴素。真理之所以是朴素的，乃是因为人朴素，朴素是一种生命的态度

与质感，没有雕琢，自然实在，这种文章反而难写。王京生的文章虽短，但都有朴素的特性，而这正是当代及未来中国最需要的品质。

（二）现在的人总有唯我主义的倾向，喜欢独白炫学，喜欢盯着别人抒感议论，而少了相互的善意。而王京生的这本著作则有很深的相互善意，仿佛兄弟一起登山溯溪，碰到难走的路，一定要相互扶持，互相打气叮咛。王京生很喜欢用时间作比喻，季节的变换，春夏秋冬，早晨傍晚，明天昨天，他的时间比喻都颇独特，没有伤春悲秋感伤的感伤，而是笔锋一转，就转到了生命的方向。他的心是个转动的轮子，朝着清楚的方向前行。

因此，王京生先生的这本短文集，文章虽然都不长，但都有可以延伸的空间。我最喜欢的是《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步》这一篇，它虽是抒情式的说理，但也意图为深圳这个城市建构它的价值定位。今天这个世界许多人都会说，“要活出自己来”。这句话说来容易，但要活出什么样的自己却难，活出自

己是要不从众，拒绝别人的赞赏，找一条别人不走的路，自我选择，自我负责，不怕这路多么难走，也要忍受孤单与误解，让以后的不同都由此而开始。王京生的这篇文章，在意境上，其实和美国诗人佛罗斯特(Robert Frost)的名诗《没有选择的那条路》可以互相参证。人生如行路，我们宁愿当个拓荒者，去走难走而没有别人走过的路，这也是王京生先生认为的深圳精神，我也盼望这样的精神！

一个城市，筚路蓝缕一路走来。它过去可能很荒凉，但人的未来从不由过去所决定，一个城市亦然。一个城市是由活着的人的愿景所决定。深圳这个城市，由四面八方的新移民所组成，新移民乃是集体性格最独特且强韧的一种人。他们刻苦耐劳，愿意试探，他们是一本打开的空白书页，每个人都是集体作者中的一员。深圳在南方，有南方的机遇。深圳以阅读来自我定位，而人们都知道，阅读乃是创造可能性的最大契机。

可能是因为年纪的关系，近两年来我都在鼓吹

真善美这种启蒙的终极价值，而且做了好几次真善美的演说。中国近代最早讲真善美的是蔡元培，尔后有吴宓、胡先骕等人。真善美是一种对真理、公共之善，以及综合美感的信念；真善美是一个整体，它会让人形成一种生命的原生性动力，“离开那个我们不应该在的地方”。那是进步与升华的泉源。我以真善美为王京生的作品当注脚，也祝福深圳！

2012年9月

南方朔

本名王杏庆，台湾作家，诗人，政治评论家。曾任《中国时报》专栏组主任、副总编辑、主笔，《新新闻》总主笔。著有《愤怒之爱》《另一种英雄》《语言之钥》《新野蛮时代》等。

初版序：闯荡者的文化勇气

余秋雨

已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中国这二十年来所出现的发展奇迹，将会在历史上留下极重要的篇章。记得十五年前有一个华裔美籍学者问我为什么不随着当时的潮流移居海外，我说：“如果有一个最宏伟的故事发生在南美洲或非洲，我也会万里迢迢赶去参加。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世间最庞大、最悠久又最苦难的民族突然有可能走向富裕和文明。谁料这个故事正巧发生在我的脚下，我的父母之邦，我怎么舍得走呢？”

我是一个不喜欢说大话的人，但是，这个故事比地球上其他地方的故事更实在，比自己历史上几百年的故事都重要，显然已不是大话。

所有奇迹般的故事中，有一个叫深圳。深圳故

事的开讲者是一位已逝的智慧老人，而把这个故事说通畅、说绵密了的则是一批批拓荒者和建设者。今天深圳的繁荣景象容易使人忽略了当年闯荡者们的冒险性，以为他们当初都已预想到今天的结果。其实，当初他们身心所背负的仍然是陈旧体制的价值系统，而展现在眼前的却是未知的莽原。这些人必然是敏感的思考者和行动者，他们是靠着什么力量来调适心理并一步步走出来的呢？这是我的好奇，也是历史的悬念。相信很多年后，对这个问题的探索热情，会超过今天。

约略记得，当时在其他地方能够读到一本叫《深圳青年》的杂志，点点滴滴地透露出拓荒者们的心理风景，引起广泛的振奋。后来才知，这本杂志的负责人叫王京生，从名字就可推想也是一个来自北方的闯荡者。正像一切奇迹在完成之后才让人称道，而在发生的当时多因不同于四周而备受指责，王京生他们要同步传达闯荡者们的内心，也理所当然地蒙受过不少训斥和责问。幸好，历史渐渐站到了他

们一边，或者说，他们让历史站到了自己一边。其实，这也是整个深圳历史的缩影。我们眼前这本书的作者便是王京生，可想而知，这本书也是一种群体心理的缩影。

当历史终于站到了当年闯荡者一边，当年极富冲撞性的话语就显得平淡了，这是历史的进步，却是当年思考者们的失落。思考者们总想把自己的思想变成现实，但一旦变成现实，他们作为思考者的身份也就隐退。由此才知，罗丹的《思想者》能够长久摆出那个架势，是因为在思考永远也实现不了的问题。但是，只要稍稍上了点年纪的人，还能被京生书中的一些当年命题所激动，因为这些话语还能重新引发那种卸脱几十年精神重担的痛快记忆——

别人睡着，他已苏醒；别人苏醒，他已行动……

早春的行动！

我们看海去，看变化的海，早已是不早，但，

迟也不迟！

躲开苍凉悲壮的阴霾，趁着太阳露脸的时候，
向着天不寒、水不冻的方向走……

我敬佩您，您是移民！

您是自己的宣言。宣布对过去一切的割舍，宣
布某种追求与寄托的开始，宣布昨天的太阳属于昨
天……

告别故乡而宁可选择动荡无助的生活，取得成
功后又开始新的创造。有人曾经问福克纳：你为什
么能够不断将烦恼抛却，那样乐观地对待人生并取
得巨大成就？回答是：“我永远地直视明天。”

每一个明天都是机遇。

“我的成功仅仅是因为我敢于拒绝和丢弃那些
真挚的赞赏，而选择误解。”

深圳曾经是中国最有想象力的城市……这里首先

生长出观念，再生长出高楼与速度。想象力应该是它最大的无形资产。

我随手摘引几句，已能让读者影影绰绰地感受到当年一个庞大的闯荡者群落的思想情感激潮。这个群落从祖祖辈辈的困顿、疲惫中走出，照理应该松筋舒颜，但是困顿、疲惫的历史有深厚的积淀，这种积淀虽然没有力量推动社会发展，却有足够的本领惩处一切出格行为，因此闯荡者的思想情感激潮包含着不小的勇气，尤其是文化勇气。从京生的文笔间可以看出，当时他们的文化勇气主要表现在行动上，留给纸页的记述大多短而又短，简而又简，属于战友间相互鼓劲。但仅此已可表明，一种新的文化已在他们手中创造，只不过创造出来的是生态文化，比原先人们理解的文化开阔得多，生动得多。

前些年有一个年轻人读到我对深圳文化的几句赞扬便在全国报刊上大加批判，说深圳根本没有什么文化，我的赞扬只是为了博取当地领导的好感，

因此在人格上有问题。据说这个人也来过深圳。我当时就奇怪，怎么年纪轻轻就一点感受不到其他年轻人正在这里以自己的生命创造着崭新的生态文化？而他以为“文化”的那些东西，正是深圳文化努力要躲开的“苍凉悲壮的阴霾”，但他对这种“阴霾”似乎也不见得懂多少。对此，深圳人心里明白，即便被集体判决为没有文化也不会有一个去反驳，而只是“永远直视明天”。

其实深圳文化是很有度量的，又一次验证了天下一切闯荡者文化的天然包容性。在我深圳的朋友中，也有几位文化生态时髦而文化理念老旧，平日好好的，一提文化两字便立即鼓起鼻翼去寻嗅霉味；而另有一些朋友则相反，观念新锐而文化生态局促，敏锐地捕捉到哈佛大学或法兰克福学派的最新信息却又长年为一点点家庭琐事而徘徊海滩，不得走出。这些朋友虽然互相嘲笑却并不影响友谊。相比之下，京生没有陷于一侧，他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生态都比较清新健康，这一点读者从这本书里也能看得出来。

应该说，深圳人中的大多数更靠近京生一路，但京生又有高于旁人的抱负和能力，那就自然成了忙人，顺便也把前面所说的那两拨朋友管起来了。

在越来越忙的情况下，我不知道京生今后还有没有时间再写一些思想札记？创造奇迹的人们总想用奇迹说话，其实，奇迹的语言是默然的，更需要更多生动的语言去注解，这也是文化创造。为什么在那些黝暗年月里的琐碎记述才是高层文化呢？再过几十年便能证明，今天拓荒者、建设者们的零散记述，其意义也许会超过现在被人看做经典的几十年前的旧诗文。从西方的雅典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时期，从中国的魏晋时代到唐宋盛世，中外历史早已演示，文化的伟大之魂，多半来自时代本身的伟大。

我们也许不能为伟大的文化添枝加叶，却能为它补描几笔背景。那么，京生，还有其他朋友，如果你们不反对我对今天时代的评价，就请多记下一些什么吧。

2001年11月